



素颜

□ 杨占广

海棠,海棠,仅仅是念两遍这个名字,就觉得内心清凉好了。

乡村里极少有海棠。我在小学时只见过一家人种在庭前,几米高的小灌木,并不出奇,可是一等到春来就不一样了。几夜风,几场雨,一树的花就开了,花瓣很小,颜色介于粉与白之间,蕊则是萌黄色。它们绽满了一棵树所有的地方,仿佛也知道春天是那么短暂。

可是春深似海呀,那是花的大海。农村一到这个时候,花实在是太多,

一浪接着一浪地涌来。树上有桃花,梨花,杏花,花园里有蝴蝶兰、月季,玫瑰,田野、路边还有油菜花和各种不知名的野花,一时间,蝴蝶蜜蜂不够用了,眼睛也不够看了。

相比之下,海棠花,小巧,娴静,素淡,没有月季玫瑰的花朵大而香,也不似桃梨杏花有甜美的果实令人期待,它似乎就不应该出现在乡村里。

的确,那户人家的男主人在城里工作,两个男孩一个女儿。女儿比我大几岁,我上五年级时,她已经读高三了。在春初的假期里,经过这户人家门口,会看到这个女孩坐在海棠花树畔看书,阳光筛过花瓣变成细碎的影子拂满身子,一阵一阵风来,一片一片花落,着白色长裙的女孩,神色有那个年纪应有的美好与哀愁,像是从《诗经》里走出来的。如果把这样的场景描摹下来,可以配上这样一句话:一片春心付海棠。

后来知道她有一个朋友,住在那条大河的另一边,暑假前后那个男孩常常坐渡船来村里玩。高考的成绩出来之后,她落榜了,夏天的大雨连绵不断,那个男孩很久没有再来,海棠花也早已落尽,不知道有没有

有人劝慰她说:是因为雨露水涨河道汹涌,他才没有来。

这女孩后来被送往外地复读,不知道后来考上大学没有。第二年的海棠,还会繁花似锦,但青春的年华,去了一日,就少了一日。大概,越是美好的事物,就越让人一边心生美好一边又担忧美的失去吧,何况,自古以来,海棠就有“解语花”的誉称。

古时候的文人是特别爱海棠的,尤其是宋人。李清照的院子里一定植有不少海棠吧,在一个雨疏风骤的晚上,沉醉的她问起卷帘人外面如何,女仆一眼望去,哪里晓得绿肥红瘦,花事将尽,只闷闷地道了句海棠依旧,苏东坡更可可爱一点,大概也是喝到微醺吧,贬到黄州又多少有些苦闷的,无处话凄凉,只好与海棠说。但谁知道海棠的第一个花苞何时打开呢,所以他“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他还写了其他不少赞美海棠的句子,甚至还拿海棠调侃一下娶了个年轻貌美妻子的老朋友,“十八新娘八十郎……一树梨花压海棠。”

在他看来,海棠几乎是完美的,除了一点:无香,但这实在是个误解,海棠花是有浅浅清香的,不过有

什么关系呢,海棠无香也好,已经那么惊心动魄地美了,留一点白,留一点憾,恰到好处——不凭香气的花朵吸引人,就像不因妆容的素颜而被喜爱,真是皎洁干净的意境,就像陆游说的,“虽艳无俗姿”。

后来,海棠就是花中一个特别的存在了,关乎爱情,又有淡淡的哀伤,令人着迷又着急,但总归是逃不开深情与美好。上高中之后,读到邓颖超的《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眼里不禁泛起烟云来:

“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看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你在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时候,我们家里的海棠花正在盛开,因为你不能看到那年盛开的美好的花朵,我特地地剪了一枝,把它压在书本里头,经过鸿雁带到日内瓦给你……”

谁说大丈夫不可以细腻温情呢?在他心里,大概,“小超”也是一株海棠花吧,素颜,无香,静而净。

(作者单位:江苏省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漫画/高岳

春晴晚照

□ 胡旬

晚霞里的风
被染成了暖黄色
千里的云追着万里的天
天光倒影于湖面
偶有白鹭滑过
像是书页上的一句诗
初春里的风
带着轻微刺鼻的凉
如同一杯冒泡的冰汽水
浓浓斜阳下
弥漫着一股鲜嫩的青草气
还有那些繁多的花
混在一起的复合香
幽幽地漂浮空气中
幽幽地浸透这座城
古老的运河
望着远山落日
重又唱起了岁月的咏叹调
春天的心是母亲的心
春天的斜阳是母亲的手
温柔细腻地抚触这座城
一丝一缕尽是真心的付出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消防救援支队)

梦之寻

□ 冯秀兰

一朵素梅,穿过
冬的严寒,整颗心
一生,只此一遇
与春的约定
不会忘记
暖风起时
你在耳畔呢喃
你不惊不扰,目光
穿透一片花海,温暖
在涟漪间绵延
寂静,在花海深处散步
与一只燕相邀,风的弹奏
在心中婉约,成歌
醉了夕阳,缘
已经融化,无需
海誓山盟的铿锵
只一个眼神,亦或
一个回眸,就能读懂
春的童话,在梦里
徘徊,我,化身彩蝶
走向那片,为你
预留三生三世的晴天
用一生,还你
从此
安好……
天涯,咫尺
梦依然
一生,一遇
心依然

(作者单位:山东省单县人民检察院)



书法作者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 刘万春

野菜味美

□ 季宏林

春天,不光有美景可赏,还有美味的野菜可尝。

当春风一阵阵吹过田野之后,无边的绿色如波浪一般日益汹涌澎湃起来。这时候,人们会欣喜地发现,沟渠边,田埂旁,麦地里,油菜花地里,无处不见野菜的身影。

野菜苔十分显眼,它们大多生在沟渠边、田埂旁,密密匝匝,掐了一茬,不久又长出一茬,前后能吃上个把月时间,成了开春时的主打菜。

荠菜,萹蒿,马兰头,分散在草丛、庄稼地里,不易被发现,母亲有时特意去地里挖野菜,有时趁打秧草的机会顺便带些回来。我有时跟着她去,也认识了一些野菜。

用野菜做出来的滋味儿,常常让我的胃口大开。母亲用切碎的荠菜与肉末做馅,包饺子。等饺子在沸水里浮起时,她用漏勺捞起来,搁在盘子里,薄薄的一层皮,透出一股子诱人的绿,尝一口,清香扑鼻,味道鲜美。

野蒜,细高秆儿,生长在野外,离村庄较远。母亲常约同村几个妇女,挎上篮子一起去挖野蒜。约莫半天时间,她们满载而归。母亲将野蒜洗净后,用一口小坛腌起来,隔三五日便可食用,有一股刺鼻的辣味,开胃得很。有时,奶奶从小菜园里掏一把野蒜,搁在乡下人称作“窑锅子”的陶盆里,放饭头上蒸熟,即使掉光牙齿的老人,吃起来也不费劲。

地衣,又称雷公菌,只有打雷下雨的时候才有。地衣散落在堤坡的草地上,跟黑木耳相似,又软又滑。我上中学的时候,常常走一段曲折的山河。一场雨过后,堤坡上出现一大片地衣,放学的时候,我便顺便捡一些带回家,也有过路的人停下来捡。母亲洗净地衣后,常用来炒鸡蛋,味道挺好的。

红花草,既是农人种的庄稼,也是一种地道的野菜,乡下人没少吃过。初春的时候,红花草刚长出嫩茎,整块田地绿着。有时候,母亲挎只篮子,不去菜园地,而是直奔庄稼地,割几把红花草回家,清炒一盘,也很够味儿。

某日,河沟边,滩涂上,忽地冒出了芦芽,如雨后春笋一般,不久就变成一片绿地。隔几日,母亲就去摘一回,芦芽炒肉,油亮脆嫩,农家餐桌上的一道美味。

蕨菜,黄花菜,生长在山间。春上,母亲去看望住在山里的外婆,常在那儿住上几日,回来时总要带些蕨菜、黄花菜。晒干后,跟肉一起炒,让人食欲大增。

野菜,古人也喜欢吃。宋朝的苏轼是位诗人,也是一个美食家,他对野菜亦情有独钟,“萋萋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可见一般。

自从搬进城里,每年初春,常见人在河边掐一种叫“地珠子”的野菜,也有人称为野红花草。菜市场常有人卖,包饺子、清炒皆可。也有卖红花草、马兰头、豌豆头、枸杞头、蒲公英的,都是地地道道的野菜。

野菜味美。而今,它留给我的,更多的是一种回味。

(作者单位:安徽省无为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四月黄昏

□ 欧阳颖

人间最美四月天,每到四月,我总想到一首诗:《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首诗的名字读来就很有意境。四月很美,四月的黄昏自然又是另一番景致。黄昏里流曳着的旋律,仿佛一段失而复得的记忆,总能在人的内心激起阵阵涟漪。在这个人间四月,又唤起了你的哪些记忆呢?

进入四月,就在你还没有收好冬装,春日的裙子还压在柜底的时候,天突然就暖了。傍晚依旧出门,耐不住的不仅仅是好友的呼唤,更多的诱惑来自于家以外的春的颜色春的律动……大自然本身就是一支舞蹈,奔放与柔媚并存,诱惑与淡定同在。这个四月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风,那风来的突然,来的猛烈。有天早晨起来,拉开窗帘,橘黄色庭院中春日的暖阳一下就照至心底,心真是个艳阳天,适合出门走走。谁知几个时辰过去,一股大风袭来,伴着沙粒吹的人寒冷刺骨。

四月的黄昏最为迷人,随着白昼变长,黄昏也不再那么短暂。黄昏的时候,大自然更显静谧,高大魁梧的白杨在微风晚风中轻轻摆动着枝桠,小鸟也静静地立在枝头,头顶蓝天在夕阳的辉映下更加纯澈。我多久没有这么仔细地端详那片橘黄色,如儿时老屋里昏黄灯光般温暖的云,多久没有看着她,回忆从前了。伫立许久,才觉黄昏并不短促,你看着她,从橘黄到淡黄,再到昏黄,这一整个过程是漫长的,更是令人震撼的。

散步走过依山傍水的一户农家,屋旁的香樟郁郁葱葱,门前的花盆里花草肆意生长恣情开放,她们享受着属于农家特有的自由,不必遭受城里花草所要承受的裁剪修饰,自然着,张扬着,拒绝约束与矜持。竹篱笆里,又是另一种生机,莠草冬菜翠绿鲜嫩干净清爽,看着它们居然有了饥饿感,好想摘一把啊!阿猫阿狗在地坪上追逐,夜归的牛羊还在草地上撒野,炊烟升起飘过往昔的岁月……

我看着她,果然开始怀念过去。我想到了儿时和小伙伴去玩耍的那条河,里面有蝌蚪和鱼苗,还有翠绿的浮萍,还有挽着裤腿,嘴里叼着一根青草的幼年的我们。我还想到了外婆熬的香浓的鱼汤,亲手包的清香的粽子,香气四溢的嫩玉米。还有记忆中的墨水瓶,它斜着身子躺在家门前的沙土里,在春日午后略显刺眼,也在温暖的阳光里沉睡过去了。我想,要是有时光机多好,我好想再回我的童年看看,再把那嫩绿的青草吹出呜呜的声响来。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温暖,是希望,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林徽因这一句诗歌,让四月的春天从此在世人心里多了一份极致盛赞的美好。流淌着浓浓诗意的四月已经过去,“满目青山空念远”,诗酒趁年华,让我们着眼当下,带着享受春天般美好的心情,就这样走过岁岁年年。

(作者单位: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



魏清宁 摄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铁路公安处

杏花盛开四月天

□ 邓仲祥

从隆冬闺房里守候的杏花
经过一冬梳妆打扮
只待春风捎来口信
把桃花三月的祝福凝望
等待冰雪融化
等待春燕北归
等待树梢发芽
等待河岸杨柳吐翠
从昨晚一场春雨过后
那段受了风寒的日子,匆匆上路
被锁在眉间的时光,洒落一地
让守望探进了一方绿色的梦中
杏花开在深山,从不张扬
只有雨露滋润,才有尽情绽放
一丛梅花悄悄闯入,扰乱了诗意
却打破了一方宁静的念想
从面红耳赤的月份中争吵
面对春天,让大山鼓足了勇气
扳着手指,数到了月满星落
竟错过了一季的等待
杏花,忘记了三月春分
把四月碰了个满怀
从一个翘翘中爬起
又抖落了一地的粉红
那朵最艳的一支,摇曳招揽
在山洼处露秃角,向四周窥探
一只喜鹊飞过,媚眼含羞
洒落一串笑声,又映红了半边天
一片杏花,在一场雨后复活
炙热的欲望,开始疯狂
在如期而来的邀请中,把酒问盏
会演绎一场醉了光阴的花开

(作者单位:甘肃省和政县委政法委)

母亲的蒿子粑粑

□ 易裕厚

立春之后,雨水、惊蛰、春分,接踵而至。“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风一吹,春雨一淋,春雷一响,大地初醒,万物复苏,期盼已久的春天滚滚而来。

赏春、玩春、吃春……蛰伏一冬的人儿甩掉厚厚的棉服,热情绽放,奔向百花盛开的田野,山岗、河岸,生怕辜负了这美好的春光。

说起吃春,水芹菜、地皮菌、鲜春笋……这些都不是我的最爱,最让我惦记的还是儿时母亲做的蒿子

粑粑。

记得儿时过年后,母亲都会量几升糯米倒入木桶中,用甘甜的井水浸上几天。再从邻居家借来石磨,架在大木盆之上,一手用小饭瓢舀起浸发的糯米,一手转动着石磨,如此反复,磨碎的糯米随水流入木盆中。磨完,用厚厚的大纱布盖在木盆上,再倒入煤灰渣。两天后,煤渣吸干了木盆里的水,糯米粉就出来了。

春风送暖,原本枯黄的大地一转眼间成了绿油油的世界。此时,田野里、河堤上的蒿子也在一个劲地疯长。

母亲提着篮子,来到田埂边,小溪旁,专挑鲜嫩的

蒿子尖掐,很快就能摘满一篮子。有时,我也会跟屁虫一样的,追随在母亲的身后,装模作样地掐一把蒿子后,高高扬起,朝着母亲喊道:“娘!我也掐了这么多!”母亲看了看,笑了起来,“宝崽,你哪里掐的是蒿子,是野菜咧,蒿子叶子像锯齿样。”

将捡回的蒿子漂洗干净,倒入沸水翻滚的铁锅中,再在蒿子上撒点生石灰水,煮五六分钟。蒿子煮熟后,捞出锅,沥干水,捏成团,放到砧板上用菜刀剁得细碎细碎的,拌上适量的糯米粉,反复揉搓,让蒿子和糯米粉揉合得更均匀。

灶膛里燃起火,等铁锅烧红后,从锅子的周边绕着

淋一层油,将捏成一个个小丸子状的蒿子糯米粉放至铁锅中煎。待一面煎到金黄色时,用锅铲将其翻过来,煎另一面。两面煎好后,再铲出锅,蒿子粑粑大功告成了。那散发出来的青草香味和油炸香味顿时弥漫了整个屋子。

站在灶旁的我早已看得口水直流,待蒿子粑粑冷却,就迫不及待地碗里拈起一个,直往嘴里送。刚咬一小口,就烫得嘴巴直哆嗦,母亲看到,忙喊道:“慢点嚼,莫烫哒嘴巴呀。”可贪吃的我哪会顾得那么多,有时咬一口吞下,蒿子粑粑从我的喉咙顺着食道,一路烫下。

蒿子粑粑可以拌着白糖吃。将煎好的蒿子粑粑放回锅里,加点水,盖上锅盖焖一下,焦黄硬壳的蒿子粑粑就变软了,熟透了。倒入糖水,拌几下,甜而柔软的蒿子粑粑又是另一种味道。可我却唯独喜欢吃母亲做的那种没放糖又有着焦黄外壳的蒿子粑粑,咬到嘴里,嚼起来又脆又香。

儿时的年代,物质比较匮乏,不像如今零食连锁店、生活超市遍地都是,小吃、美食品种这么丰富多样。因为饿过,所以记得。天然朴实的蒿子粑粑不仅承载着儿时的记忆,更饱含着母亲深深的爱。

现在的餐馆、摊点上,随处可见香喷喷的蒿子粑粑,可我再也不能吃不出小时候那种味道了。那些逐渐远去的儿时味道,已深深地烙在回忆里。偶尔想起,尽是亲切和快乐。

(作者单位:湖南省株洲市公安局天元分局)